宋代崇文院双重职能探析
——以三馆秘阁官实职、贴职为中心

龚 延 明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杭州 310028)

摘　要:北宋崇文院是宋王朝国家藏书馆,内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通称“三馆秘阁”,分藏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书画及本朝著述。在宋代右文国策驱动下,三馆秘阁配置了大量馆阁官,他们的实际职务是藏书编目、校对版本、读书深造,既是藏书家、修书匠,又是深造儒学、杂学的高级研读者。崇文院在保护古籍、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官僚人才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馆阁官之选,自集贤殿修撰至史馆检讨,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中外皆称为“学士”,是升迁捷径,宰执官的后备队。馆阁官实职是崇文院首要的职能,宋代士大夫都以能任馆阁官为殊荣,但馆阁官编制有限,这就催生了崇文院虚职功能职名、贴职的产生。职名作为官员文学行义标志性的荣衔,构成了北宋前期以“官、职(职名)、差遣”为核心的职官制度。虚衔职名在宋代官制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崇文院;三馆秘阁;馆职贴职;双重职能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133-12

崇文院,即三馆秘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别称“儒馆”,为宋代国家图书机构,庋藏四部书和书画,为现代国家图书馆之先驱。崇文院设官分职,掌藏图书秘籍及缮写校刊。其馆阁官,通称馆职,又作为京朝官差遣外带贴职,具有实职与虚职两种功能,被视为储才之地,是宋化士大夫企羡、追逐之清望官。馆阁制度,盛行于宋,这是北宋太祖、太宗两帝所定右文国策导向所致。太宗崇尚儒学,重文教,兴科举,聚图书,组织名流大规模纂修类书,培养人才,儒馆之职,应运而生,从而催生了宋代独有的职名。职名,作为官员文学行义标志性的荣衔,构成了北宋前期以“官、职、差遣”为核心的职官制度。职名在宋代官制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职名之产生,源于三馆秘阁之帖职。关于三馆秘阁研究,前人论著不少,对三馆秘阁沿革、建置、藏书、校勘等馆职的名实职任研究,较为充分;也有学者专论北宋与南宋馆阁官贴职的功能。①但就馆阁官实职(馆职)与虚职(贴职)的双重功能之联系与区别及演变过程,尚乏关注,致对馆阁官在宋代所发挥双重功能

收稿日期:2016-04-10
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兼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① 陈乐素:《宋初三馆考》,氏著、陈智超编:《陈乐素史学文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倪时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邓广铭、郦家驹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 年会编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张富祥:《南宋馆阁制度述略》,《山东师大学报》1988 年第 4 期;李婷:《两宋时期的馆阁藏书机构》,《北京图书馆通讯》1989 年第 3 期;陈元锋:《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2 期。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梅原郁:《宋初的寄禄官及其周围》,收入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册《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三编《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类·附殿阁学士与三馆秘阁门》,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第四章《宋朝官方图书机构》第二节《图书收藏机构》,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0 年版;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 30 期,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祖慧:《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文史》第 44 期,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的实际作用的复杂性及其重要影响力,认识有所欠缺。本文拟就此予以梳理、探讨、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一、宋代国家图书馆的创建——崇文院(三馆秘阁)

宋初沿袭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唐代昭文馆隶门下省,史馆寓于集贤院,尚未合为一处。至五代后梁贞明中,始以汴梁(开封)左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集于一处,俗称"西馆"。① 宋太祖建隆初,沿置西馆于京师开封宫城长庆门东北。时西馆陈旧破烂,"湫隘才蔽风雨""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亲临三馆周览,慨叹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遂下诏有司度左昇龙东北旧车辂院地,别建三馆,次年二月,新建三馆完工,"轮奂壮丽,甲于内庭"。二月一日,太宗赐名为崇文院:

> 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②

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分藏图书,史馆所藏图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库庋藏,"以史馆主藏书",崇文院因此初具规模。

陈乐素先生在其《宋初三馆考》一文中,对宋代崇文院图书来源、分类及诸馆排名次序,独为创见:

> 以三馆言之,昭文居上;以藏书言,唐史馆藏书最少。宋所得于诸国,江南与蜀特富,今皆言藏史馆;则当时已异于唐,以史馆主藏矣。何以言之?太宗新建崇文院,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西廊史馆,而史馆独分四库,盖因其书特多,亦存宋初旧制也。宋初旧制,又渊源于五代。五代虽处乱世,撰述未废,梁贞明以来,已事修史。因修史而书渐聚于史馆。史馆位置遂独重。③

崇文院建立后,端拱元年(988)五月,太宗度崇文院中堂建秘阁之址,然未及建层楼,仅挑选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宫藏古画、墨迹藏于偏厅庑内,姑为秘阁。所藏秘籍,扃锁封存,不便阅览。复于淳化三年(992)五月诏增修秘阁,八月,新秘阁建成,万余卷秘籍搬进新阁。太宗赐飞白"秘阁"以为额。④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分内藏西库地广秘阁。⑤

至此,三馆秘阁成为北宋著名皇家藏书之府,其所命馆职,则成为储才之地。

二、三馆秘阁之设官分职

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之设,源头在唐;宋代增建秘阁,始合称崇文院。

昭文馆——唐称弘文馆,隶门下省,曾避太子讳改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复为弘文馆,有学士(垂拱后,宰相兼领,号为馆主)、文学直馆学士、校书郎。⑥ 弘文馆,宋沿置,建隆元年,避宣祖赵弘殷讳,改称昭文馆。昭文馆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充。如建隆元年首相范质守司徒兼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学士、直学士不常置。直昭文馆,以京朝官充。掌本馆所藏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　之事。李昉与吕端于太祖朝均任过直弘文馆(后改昭文馆),太宗朝皆登宰相,李昉《赠吕诗》曰:"青衫共

---

①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崇文院》,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版,第364页上栏。
② 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辛亥、二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2页。
③ 陈乐素:《宋初三馆考》,氏著、陈智超编:《陈乐素史学文存》,第389页。
④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四八《秘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5上栏、3496页下栏。
⑤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辑本)卷一《沿革》,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页。
⑥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门下省·弘文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7、1848页。

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①判昭文馆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太宗淳化元年八月。以起居舍人、直史馆吕祐之等分直昭文馆。②

史馆——史馆始置于南朝宋,唐史馆隶中书省。史馆馆职有监修国史、史官、修撰、直馆等;贞观后,监修国史多以宰相充③,宋初沿用,如建隆元年,次相王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有管勾修国史者,不常置。景德中,有同修国史,史毕即罢。下设直史馆、修撰(以京朝官充)、编修、校勘、检讨。史馆编修。掌修国史、日历及典图籍之事。判史馆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太平兴国中,赵邻几、吕蒙正皆为史直馆,掌修撰,而杨文举为史馆编修,是时,修撰未列于职;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为史馆修撰。雍熙中,以宋湜为史馆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④

集贤院——集贤院之置始于唐,属中书省,置知院学士(宰相为之)、直学士、修撰、校理、待制及直院等。⑤ 其官名多为宋代馆阁所承继。集贤院(殿)大学士,以宰相充。如魏仁浦行枢密使、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集贤院学士,无定员,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卿监官以上充。集贤院修撰,直集贤院,集贤校理。掌本馆所藏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　之事。判集贤院事一人,或差两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端拱初,以李宗谔为集贤校理;淳化初,以和　为直集贤院。⑥

集贤殿与集贤院之名在宋代,是一回事,通用。故集贤院学士或称集贤殿学士,修撰同样。但既无集贤院,也无集贤殿,无非沿袭唐代名称而已。故政和五年十一月,徽宗下诏:“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本无集贤殿,其修撰改为右文殿修撰。”⑦

崇文院——崇文院检讨,无定员,以京朝官充;崇文院校勘,无定员,以京朝官、幕职州县官充。掌聚三馆图籍。监崇文馆兼监秘阁一人,内侍充。后又置同勾当崇文院公事一人。

秘阁——其位次三馆。秘阁藏三馆挑出真本万余卷,及禁中所出古画、墨迹,及所谓禁书天文、占候、　讳、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画百十四轴。直秘阁,无定员,以朝官充;秘阁校理,无定员,以京朝官充。秘阁校勘。掌缮写秘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编校秘阁书籍,整理、校对本阁图书。判秘阁一人。宋初,以丞郎、翰林学士兼秘书监领秘阁事,真宗大中祥符以后,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充。⑧

三馆秘阁的馆职名称较多,其职务大略相同,但有高下等等级之别⑨,现自上而下排列如下:三馆秘阁“直官”——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均谓之学士”;其下即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以上非名流不得处。⑩ 其次,尚有

---

① 阮阅撰、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卷二十六《寄赠门》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1 页。按:吕端曾为“秘书郎、直弘文馆”,与李昉同为秘书郎、直弘文馆。《宋史》卷一八一《吕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513 页;《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 9135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太宗淳化元年八月丁卯条,第 704 页。

③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中书省·史馆》,第 1852 页。

④ 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9 页。

⑤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中书省·集贤殿书院》,第 1851、1852 页。关于唐代集贤院官职,日本著名唐史专家池田温有全面论述,可参其《盛唐之集贤院》,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第 290—242 页。

⑥ 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三,第 29 页。

⑦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七《秘书省》,第 3480 页上栏。

⑧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残本)卷一上《官联》,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27 页;并参点校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秘阁》,第 3495 页上栏。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页。

⑨ 梅原郁:《宋初的寄禄官及其周围》,收入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册《五代宋元》,第 417 页;并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太宗淳化元年二月辛酉条,第 700 页。

⑩ 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三馆秘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618 页。

馆阁编校书籍、馆阁校勘、馆阁读书等。①

三、三馆秘阁馆阁官之实职功能

馆阁官所担当职事,大体有如下几项:

第一,藏书、进供皇帝乙夜观览书画、编校三馆秘阁图籍。建隆初,西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这是从五代北周遗留下来的。由于太祖、太宗在平定诸国中,都很注意搜罗书籍,藏书逐年增加。如太祖乾德元年(963)平定荆南(即南平),尽收高氏图书,以实三馆。三年(965)九月,灭后蜀,又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蜀图书,得书万三千卷。江南平定后,又派太子洗马吕龟祥收金陵图籍二万余卷。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吴越钱俶归附,也收到了不少书籍。四年(979)五月,北汉平,就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太原城点检书籍图画。因此,三馆图籍大增。② 与此同时,朝廷诏募购亡书奖励民间献书,并派专人大量采购,"数岁之间,献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购得者又数倍。"③至端拱元年,崇文院有书籍八万余卷,分三馆书万余卷藏于秘阁④,从而奠定了宋朝全国最大图书馆的基础。其中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为特点,秘阁藏三馆挑出真本万余卷,及禁中所出古画、墨迹,所谓禁书天文、占候、 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画百十四轴。有晋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维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崧牛、西川黄筌白兔,书画大家佳作会聚一阁。因此,有学者比之为"国家善本图书馆",比喻十分确切。⑤ 太宗专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及提辖秘阁供御图书。藏书与供进皇帝"资乙夜之观览",是馆阁官的重要职务。⑥

第二,校勘图籍是馆阁官的最主要工作。"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祝、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又择聪明俊乂之臣以游其间,因其校 。"⑦因馆中藏书或漫漶,或脱漏阙页,或版本异同,或汉魏以来手写纸素本字迹难辨与五代以来墨版刊本漫漶,故尔极不整齐,需要长年累月不停地校勘、梳理、抄写,整理成可靠、可用、可读的图籍。校书、校勘、校理至于直馆等诸馆职,皆有校 之任。欧阳修入馆为校勘,承担"校 "之任。校勘书籍,诚非易事,在当时,视为大学问。欧阳修为享有盛名的士流俊杰,也视入馆校勘为畏途,他说:

> 窃以校 之职,辨正为难,委方册于程文,折群疑于独见。脱绚组之三寸,简编多前后之乖;并《盘庚》之一篇,文章有合离之异。以仲尼之博学,犹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凯(杜预)之勤经,孰知门王而为闰? 况乃西崑册府,备帝者之来临;蓬莱道山,非人间之所见。自非识穷元本,学渐渊源,究百世之放纷,总群言而博达,则何以效官天禄(指任馆职),对菁藜而属书,抱简羽陵,拂白蝉而辨蠹?⑧

在印刷术广泛使用之前,书籍主要以写本形式流传,可以说每一个本子都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各种因素造成的讹误。宋代藏书之府,同时也是

①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三编《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类·附殿阁学士与三馆秘阁门》,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53 页。

② 倪时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邓广铭、郦家驹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 年会编刊),第 202 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〇《崇文院》:"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六万卷。初,乾德中得书万三千卷;开宝中平吴,得书二万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第 3499 页上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太宗淳化元年八月癸卯条,第 704 页;卷卷三八,太宗至道元年六月乙卯条"遣内侍裴愈乘传往江南诸州购募图籍。愿送官者,优给其值;不愿者借出,于所在州,命吏缮写,仍以旧本还之。"第 817 页。

④ 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官职》,北京: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46 页。

⑤ 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第四章《宋朝官方图书机构》第二节《图书收藏机构》,第 97 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秘阁》,第 3495 页上栏。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七《秘阁》,第 3498 页。

⑦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五《上执政谢馆职启·康定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4 册,第 1446 页。

⑧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五《谢校勘启·景祐元年》,第 4 册,第 1440 页。

校勘书籍之府。宋代馆阁校勘,要求严格,有一定的传统格式,所谓“秘书省式”。以太宗淳化五年诏校《史记》《汉书》为例,就有“分校”“校”“再校”“覆校”等程序,层层把关,求其精详。①

时下视古籍整理为非学术研究者有之,是未解整理古籍之深邃,未能与古人视校 古籍为天下一流之事业,以能入馆阁“铅刀之堪一割”为荣可同日而语也。

今日传存的《九经》《十七史》,莫不经宋馆阁官校勘整理。如淳化五年,诏选馆阁官分校《史记》《汉书》《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直秘阁朱昂复校;直昭文馆陈充、尹少连,史馆检讨阮思道,直史馆赵况、孙何,直集贤院赵安仁,校《汉书》《后汉书》。校毕,遣内侍裴愈专程将书稿送杭州镂版刊印。② 咸平三年,又校勘《三国志》《晋书》、两《唐书》,咸平五年校毕;咸平四年九月,馆阁官与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等他司官合作,完成《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③景祐三年,仁宗“御崇政殿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④嘉祐六年八月,“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书”。⑤ 馆阁校书,皇帝十分重视,亲自抓:

> 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太常丞、直史馆陈尧佐,著作郎、直史馆周起,光禄寺丞、直集贤院孙仅、丁逊覆校《史记》。⑥

宋代馆阁官校勘、整理古籍,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说:“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⑦其功不可没。

第三,抄写副本,进供皇帝阅览,与预防火灾。抄副本,唐代学馆集贤院就已有藏书抄副本的传统,“集贤故事,旧宣索书,皆进副本,无副本者,则促功写进”⑧。宋抄副本首先是进禁中供皇帝阅览之需。真宗咸平二年闰三月,诏抄写三馆经、史、子、集四部书一套来上,藏于宫内太清楼,以便皇帝御览。⑨ 此举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成为大中祥符八年馆阁藏书毁于火后得以保存的珍贵副本。二是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宫火,延烧三馆秘阁,藏书几尽。是年五月,除秘阁保留在原址外,于皇城外别建崇文院,新建三库;十二月,命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借太清楼藏书重抄一份,并命购书抄写,以实三馆秘阁。此次重抄馆阁书,动员人力和耗费时间巨大。先募笔工 200 人,复“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赴三馆”,经学士院试可者,入三馆校勘书籍。也就是说,笔工抄书,馆阁官校勘、覆校。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审校,既毕,再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最后,选两制官一二人充覆点检官,审查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质量,层层把关。为激励校勘官认真校勘,凡任职三年,选人改京官,京官奏授校理,即由准馆职升正馆职。充分说明朝廷对火后重抄三馆秘阁书籍之高度重视。由于笔工在抄写太清楼本过程中,“多有污损,遂令留为三馆正本,别写送太清楼。”即将太清楼本留为三馆正本,再抄写一套送还太清楼。于是,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底开始组织抄写太清藏书,到仁宗天圣三年(1025)六月,新太清楼本抄毕,两套四部书抄毕,

---

①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第三章《图书校理运作分析》第一节《史料中相关名词的使用及实际工作性质》二《校书与校 》,第 96 页。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勘书》,第 2815 页上栏。
③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残本)卷二中《校 》,第 282 页。
④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残本)卷二中《校 》,第 290 页。
⑤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九《勘书》,第 2826 页上栏。
⑥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残本)卷二中《校 》,第 283 页。
⑦ 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⑧ 池田温:《盛唐集贤院》,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第 202 页。
⑨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勘书》,第 2815 页下栏。

前后费时近十年。①

第四,编书。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史馆主持修《太祖实录》,五年九月,“史馆上《太祖实录》五十卷。② 这是宋代第一部《太祖实录》。以后迄止北宋,修实录皆别设机构为之。”③

新旧王朝更替,天下议论纷纷,太宗利用宋代三馆秘阁国家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收天下英俊之士于馆阁中埋头著书,以少发不利朝政议论,太宗先后命翰林学士、知制诰与馆阁官合作编纂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历代君臣事迹》(真宗赐名《册府元龟》)一千卷。这是宋代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先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一千卷、小说五百卷(即《太平广记》)④,前者即史馆主持所修的《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完成,太宗命“史馆所修《太平总类》,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进言,日阅三卷,恐圣体疲倦。他对大臣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遂改名《太平御览》。⑤ 与修《太平御览》同时,又命李昉等翰林学士、馆阁官,从野史、小说中吸取“鉴昭今古”的资料,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编成《太平广记》类书,六年雕印版。⑥ 明谈恺在重刻此书时,论及太宗编类书之由:

>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印行。⑦

集中在馆阁编修的大型类书还有《文苑英华》,这是在《太平御览》接近完成时,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又提出“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擅所长,蓁芜相间”,复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中书舍人宋白等编纂《文苑英华》,“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千卷,目录五十卷”。于雍熙三年十二月成书,诏付史馆。真宗景德四年,命三馆分校《文苑英华》,择前贤文章重加编录。⑧ 太宗未及实现的《历代君臣事迹》编修,由真宗组织完成。景德二年九月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忆、直秘阁钱惟演、直秘阁杜镐等学士、馆阁官修《历代君臣事迹》,于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书成,由参知政事王钦若上真宗皇帝,赐名《册府元龟》,真宗撰序。真宗说:“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事迹,为将来取法。至于开卷览古,亦颇资学者。”⑨此外,馆阁所所修史书甚多,如《续通典》《时政记》《日历》《国朝会要》《经武要略》。仁宗庆历元年,编成《崇文总目》六十卷,由判集贤院王尧臣上,此书以“崇文(院)总目”为名,乃三馆秘阁藏书目录,在目录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⑩

第五,秘阁设直庐,轮直,备顾问。“祖宗朝。三馆宿官或夜被召,故宿直唯谨。”⑪馆阁官有值夜班承受时应召天子顾问之责。《梦溪笔谈》载:“馆阁官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

---

①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勘书》,第 2817 页上栏—2818 页下栏;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残本)卷二中《书籍》,第 266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宗太兴国五年九月甲辰条,第 478 页。
③ 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第四章《宋朝官方图书机构》,第 109 页;并参《玉海》卷四八《咸平重修太祖实录》,第 908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太兴国二年三月戊寅条,第 401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宗太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条,第 559 页。
⑥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之《太平广记表》,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 页。
⑦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之谈恺《按》,第 2 页。
⑧ 王应麟:《玉海》卷五四《雍熙文苑英华》,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 年版,第 1022 页上栏。
⑨ 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第 1031、1032 页上、下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八壬申条,第 1845 页。
⑩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二《修纂》,第 75 页。
⑪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二《职掌》,第 97 页。

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必须入宿。例于宿历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①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及诸殿阁职,轮值也寓秘阁。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二十六日),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设直庐于秘阁,侍读轮班、侍讲每日上班,“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令监馆阁书籍中使刘崇超日具当宿官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矣。”②又,直龙图阁与馆职“宿直”。③ 元丰新制,三馆秘阁并入秘书省,秘书省官即为馆阁官。其轮直之制不变,监、丞以下,日轮一员省宿,当宿官请急,即轮以次官;参假日补填;内长、贰五日一员。正旦、寒食、冬至节假并入伏不轮。其后宿官请急,不报以次官,止关皇城司照会。至元祐,遂引例立为法。宿官请假,更不轮以次官④。政和六年二月七日蔡攸奏:“秘书省长、贰五日轮一员,正旦,寒食,冬至节假并入伏不轮。丞以下日轮一员直宿。若请假,即轮以次官,参假日补填。置历抄转,长、贰每旬点检觉察,月具直宿、请假官员数、职位、姓名,报御史台。”⑤

四、三馆秘阁馆阁官之储才功能

三馆秘阁之馆职,作为实职功能,是在馆阁内实际承担职务,整理三馆秘阁图籍文献,但同时,馆阁官又视为儒学才俊深造、人才培养之地;故宋人谚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⑥其意谓:宁为翰林学士,不要做九卿;宁除馆职官校书,也不做五监。在宋代士人心目中,最有吸力的官职是翰林学士与馆阁官,是升迁捷径,宰执官的后备队。

关于馆职与帖职之区分,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曾云:“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⑦这个记载,反映了馆阁官具有的两种功能:一是有职事的馆职,二是无职事的他官兼之为“贴职”。但概括得不完全。既未将秘阁官包含在内,又未能将馆职列全,具有职事的馆阁官,何止直馆、直院?学士、修撰、校理、检讨、编修、校勘等,也是实职,只是常置与不常置之区别。故,比叶氏晚生半个世纪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予以纠正说:

>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中外皆称为“学士”。⑧

关于北宋馆阁制度的专门著作《麟台故事》,所述类同:

> 崇文院于三馆直院、直馆、直阁、校理、校勘之外,三馆秘阁又各置检讨、编校书籍等官,其位遇职业亦馆职也……嘉祐四年正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籍而编定之。⑨

按洪迈《容斋随笔》,馆阁官分为三等:高等、次等与下等。高等——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次等——集贤院校理、秘阁校理;下等——馆阁校勘、史馆检讨。此外,尚有校书、编定书籍等官,也

---

①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三《戏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1 页。
②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三《选任》,第 109 页。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二《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今直阁与馆职轮宿。”第 3212 页上栏;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二《职掌》,第 97 页。
④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二《职掌》,第 98 页。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八《秘书省》,第 3480 页。
⑥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总序》,第 3768 页。
⑦ 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3 页。
⑧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馆职名存》,第 206 页。
⑨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卷二《职掌》,第 87 页。

是馆职。虽通称馆职,有高下之分,以校理以上为“正馆职”,校勘以下为“准馆职”,编校二年以上升校勘,校勘四年以上升校理。①

宋代馆阁,号为“育才之地”。身任馆职的欧阳修在《上英宗进馆阁取士劄子》中,对此有清晰的记述:中书门下(政府)与枢密院(枢府)两府阙人,必取于两制官,即内制翰林学士与外制中书舍人、知制诰,并杂学士(诸殿阁学士)、待制通谓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官。馆阁官,为辅相养才之地。才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博采广求人才而多蓄之馆阁。是以有文章,有学问,有才,有行,或精于一艺,或长于一事者,莫不蓄之馆阁而奖养之,其间有才学超群者,杰然出为名臣。其余中人以上,优游养育以奖成之,亦不失为佳士。“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②史实确是如此,太宗朝名相李昉、吕端,馆阁出身。李昉与吕端在太祖朝同时任直昭文馆、在太宗朝先后任宰相,对此,李昉特作《赠吕端诗》以抒怀:

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秘书郎。
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
佐国庙谟公已展,避贤荣路我犹妨。
主恩至重何以报?老眼相看泪两行。③

秘书郎正八品,元丰改制前官服青色,故言“官资俱是秘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政事堂”,宰相办公厅。李昉于端拱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端在至道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平熙宁间,公卿、侍从,馆阁出身者,更是不胜枚举,诸如名臣富弼、韩琦、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公亮、韩绛、吴充、王珪、苏轼、苏辙等等,都是。④

馆阁作为储才之地,馆阁官之外,设馆阁读书(或称秘阁读书),以待神童奇才游学涵泳其中,使之得以深造。真宗咸平二年,邵焕童子科得第,年十二,授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秘阁读书之设,始自邵焕。⑤ 景德二年,晏殊,十四岁,以童子科登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官至宰相。⑥ 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外孙宋绶,以遗恩为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试中书,真宗奇其文,特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同校勘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元年,召试学士院,授集贤校理,官至参知政事。⑦ 利用三馆秘阁图书之富,通过秘阁读书,“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⑧,遂登宰辅,培养出国家栋梁之材。这是一条值得借鉴的人才培养之道。

人才难得,馆阁官选拔,不同于其他诸司官铨选,要求更高。馆阁官之选任,须经过专门考试,合格方授命。《麟台故事》称:“直馆至校勘通谓之馆职,必试而后命;不试而命者,皆异恩与功伐,或省府监司之久次者。”⑨太宗朝始,召试有文学之士,或试所献著述者,满意者授馆职。如端拱元年正月,中书召试大理评事罗处约、王禹偁,太宗亲命题,亲阅卷,获太宗肯定,俩人并授直史馆、赐绯鱼袋。淳化二年十月,学士院试殿中丞郭延泽、赞善大夫董元亨《唐书》《汉书》问目十道,各通七,诏并充史馆检讨。⑩ 仁宗朝始,取进士高科者入馆。凡进士前三名,一任回,无过犯,许进著述

① 赵汝愚撰、邓广铭主持、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九《百官门·馆阁》,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劄子》,第 649 页。
② 赵汝愚撰、邓广铭主持、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九《百官门·馆阁》,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劄子》,第 649 页。
③ 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六《寄赠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第 271 页。
④ 倪士毅:《宋馆阁制度述略》,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 211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真宗咸平二年六月戊午条,第 951 页。
⑥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第 10195 页。
⑦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三《选任》,第 244 页;脱脱:《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第 9733 页。
⑧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五《上执政谢馆职启·康定二年十二月》,第 1446 页。
⑨ 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卷一《沿革》,第 7 页。
⑩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之二四《召试除职》,第 5852 页。

召试,倘或通过,即授馆职。① 如仁宗天圣二年(1024)科举考试榜,叶清臣进士第二名,初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一任还,召试,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② 五年(1027)科举考试,前三名王尧臣、韩琦、赵概,皆一任回后,经召试入馆职。王尧臣进士第一,初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一任回,召试,授著作佐郎、直集贤院、知光州;韩琦,进士第二人,初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一任回,召试,授集贤院、监左藏库;进士第三人赵概,初授将作监丞、海州通判,一任回,召试,授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③ 制科入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经召试授馆职。④ 真宗朝时,制科入四等者,有不经试直接授馆职者,如咸平四年(1001)制举,成安县主簿丁逊、舒州团练推官孙仅应试贤良方正科,入第四等,并授光禄寺丞、直集贤院。⑤ "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⑥非进士高科或诸科及第,官品虽高,亦难以入选馆职。如右谏议大夫(正四品)李允元,仁宗欲除允吉为集贤院学士,执政不同意:"故事,经科出身,虽官至给、谏,无带职者。"仁宗不能破例,除李允吉为给事中、知同州。⑦ 其次是大臣、侍从举荐试而后命。"遇馆者阙,取曾有两府二人、两省三人以同罪举充者,仍取著述看详、试补。"⑧天禧五年,两制官列状上闻,荐举光禄寺丞谢绛、大理寺丞王质、大理评事石居简、太常寺奉礼郎石昭遘为馆职,三司使李士衡自荐其子大理评事李丕谅预馆职,真宗遂命谏议大夫李行简、行制诰宋绶试国子监,合格,即除谢绛为秘阁校理,王质、石居简、李丕谅、石昭遘并为馆阁校勘。⑨ 试馆职场所,为中书、学士院、舍人院、国子监等,主要以学士院为主。⑩

五、三馆秘阁馆阁官之虚职(帖职)功能及其盛衰

馆阁官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有职事的馆职,已如上述;二是无职事的职名,为他官兼之称为"贴职"。

宋代是职名发展登峰时期,可谓空超前绝后。然其初盛于馆阁贴职,其后因西清之阁——龙图阁、天章阁、焕章阁等等御书藏书阁阁职之兴起与增多,馆阁帖职至南宋,趋于衰落,而为殿阁贴职所取代。

宋初至神宗元丰五年(960—1082),这一时期官制的特点是:"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⑪"职"为"职名"省称。三馆秘阁官,与诸殿大学士、学士,枢密直学士(述古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统可称"职"。至真宗朝,职名名目已完备:"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⑫除宋初三馆秘阁官或有实事职外,"职名"皆无职事,为内外差遣所兼或所带衔,

---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二《崇文院》,第 3502 页。
② 《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第 9849 页。
③ 《宋史》卷三一八《赵概传》,第 10364 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二之六《召试杂录》:"(天圣)八年十月十九日,翰林学士盛度言:'将作监丞王尧臣、赵概送本院与试。内尧臣是臣亲家,乞令宋绶等一面考试。'从之",第 5866 页。
④ 徐度撰,朱凯、姜汉椿点校:《却扫编》卷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6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6,宋真宗咸平四年八月己酉,第 1069 页。
⑥ 赵汝愚撰、邓广铭主持、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九《百官门·馆阁》,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劄子》,第 649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十二月壬申条,第 2840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癸未条,第 3501 页。
⑨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之二六《召试除职》,第 5854 页。
⑩ 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之《附录》一《北宋馆职表之一》,第 291—302 页。
⑪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总序》,第 3768 页。
⑫ 洪迈:《容斋五笔》卷二《西汉以来加官》,第 824 页。

标志文学高选。差遣所带职名,又称贴职。贴职,系一时恩旨除授,无必得之理。如龙图阁学士、刑部侍郎、知应天府宋绶,秘阁校理、太常博士、陈州通判范仲淹①,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叶清臣②。上引“龙图阁学士”“秘阁校理”皆为通判、知州在外差遣所带职,叶清臣即任在京权三使公事而带“龙图阁学士”职。北宋前期,是宋代职名的“黄金时期”,职名成了砺世磨钝之器、驱策官员的工具,其原因有二,一是职事官为本官阶,无职事,故差遣以带职为荣;二是贴职非差遣岁月所积久能得,系于特旨,自然以能得旨为荣。带不同等级职名之实际意义,乃表示官员的位遇、等级和特旨的恩荣。诚如南宋汪藻所说:“阶官者积岁月可至,而职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时甄擢之权,苟非其人,终身莫得而至也。”③

元丰五年改官制至元丰八年(1082—1085),职名经历大动荡。职事官复原职,三馆秘阁改秘书省官,旧带职名者皆为虚设④,罢馆职官为贴职,职名大幅度减少。诏:“自今更不除馆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⑤新官制规定,凡带馆职的职事官,一律罢带职。

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诏增复馆职为贴职,等级为六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集贤院、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职事官并须带职”。令下之日,即以孙昌龄为秘阁校理、知福州,孙昌龄外任知福州,带秘阁校理为贴职。⑥ 元祐旧党增复馆职与职事官许带职,遭到台官反对,监察御史王岩叟说:“官制以前,尚书、侍郎类为叙迁之官,故更以带职为宠;官制以后,以为寄禄,而尚书以下实行其职,故自以职事官为重。恩数之优,非昔日比,无消加职之理,岂可已专官制之重职,又兼旧制之宠名?”御史中丞刘挚又言:“(职名)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尽复馆阁,而荐试之法未立,校 之职无与,则是所复虚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为重。”⑦即是说,元祐后,职名变成了阶官,不再由皇帝恩旨除授,而是依职事官高低限年授于相应的职名,遂丧失了破格以待英特魁磊之士的作用。如郎官以上满岁补外,例得加恩贴职,若不带职,人即以为贬。新定无职事的馆职等级,专用为贴职;职事官依年限皆许带职,职名进一步阶官化,这是重大变化。

元祐复以带馆阁官为贴职,施行十三年,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新党否定了元祐之制,“诏职事官罢带馆职,悉复元丰官制”。秘书省职事官实行三馆秘阁事,从此以后,“秘、著、校、正”(秘书郎、著作郎佐、校书郎,正字)号为馆职;罢直馆、直院、校理等员阙;仅保留集贤殿修撰、直秘阁为贴职,专令在外任使,不能在秘书省任职。“馆职、帖职从此分道扬镳。”⑧内外官带贴职,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⑨

徽宗朝是宋代贴职制度最后完成时期,以殿阁贴职为主流,馆阁官为贴职成末流,政和五年四月,增置贴职定为九等,馆阁官只剩直秘阁、集贤殿修撰、秘阁修撰三等,其余皆为殿阁职名,其所降诏曰:

> 天下人材富盛,赴功趋事者日众。官职之名寡少,不足以褒延多士。增置贴职九资,令后依此迁授:直秘阁、直徵(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十一月辛丑条,第 2839 页。
② 《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9851 页。
③ 汪藻:《浮溪集》卷二《奏论宋晦落职不当行词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128 册、第 21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一,哲宗元祐四年八月癸丑条引左司谏刘安世、右司谏吴安诗上言,第 10421 页。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秘书省,第 3473 页下栏。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乙酉条,第 9037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哲宗元祐元年三月乙酉条,第 9038、9039、9040 页。
⑧ 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 30 期,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17 页。并参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官制门·秘书省》,第 937 册、第 59 页下栏。
⑨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秘阁》,第 3875 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四《秘书省》,第 3478 页上栏。

天章阁、直龙图阁、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集贤殿修撰改名)、集英殿修撰。①

增职之后,职名自低而高定为直秘阁、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直龙图阁、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集贤殿修撰改名)、集英殿修撰九等,“依此迁授”②。原不列入杂压的贴职,定为九等贴职之后,政和六年列入杂压序列,“新的贴职制度最后形成”③。北宋末新的贴职制度,已非北前期贴职甄拔天下人才、驱策官员激励机制可比,职名滥除,不复为朝廷清要之选,“至崇、宁、政、宣,(贴职)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④《容斋随笔》抨击其非:“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⑤

南渡后的职名,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秘书省秘书省著作郎、秘书郎、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正式定为馆职,取代北宋前期三馆秘阁之职为馆职,馆职角色转换,皆有实际职事,并不复具有贴职职能。绍兴五年,“诏馆职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著作郎二员,秘书郎二员,著作佐郎二员,校书郎、正字通除一十二员。”⑥二是职名增多,宁宗朝时,“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⑦,因而,授职范围随之扩大;然沿袭北宋后期之制,“集英殿修撰至直秘阁为贴职”不变⑧。随帝阁增加,贴职数量不断增加,直敷文阁、直焕章阁、直华文阁、直宝章阁、直显文阁,继徽猷阁先后列为贴职。此外尚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等等阁职随之递增。阁名增多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贴职授范围扩大,职名日轻。南宋职事官带职十分普遍,庶官与侍从官皆带贴职,庶官如范寅带直秘阁、知岳州;侍从官带诸阁待制以上至殿学士、大学士殿职者,虽不列入贴职之等,广义上仍属带职范畴,如王纶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汤思退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等等。⑨除朝官补外例得贴职之为基本面之外,地方官因功、因学而进之,致仕官亦多以“辞荣知止”而获之,官宦子弟荫恩亦得之,佞幸之人因攀援而授之。已绝然不同于北宋前期职名乃极天下之选、必试而命之的贴职之制了。真德修喟然而叹:“职名躐授,名器大亵,侥倖益滋。”⑩三是南宋贴职阶官化,已经定型,所谓形同阶官格局,仍寓恩宠之意。⑪ 阶官化特点,就是虚职、等级分明,官

---

①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政事》一七《官制》五《增置贴职御笔》,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626 页。

② 不著撰人、司义祖校订:《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政事》一七《官制》五《增置贴职御笔》,第 626 页。按:原文“天下人材富盛,□□□事□□众……增长率雷贴职□资”,阙六字,今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八《阁职门·总阁职·历代沿革·延多士》补阙,第 940 册第 205 页下栏。

③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后集》卷五八《阁职门·总阁职》,第 940 册第 295 页下栏;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第 30 期,第 119 页。

④ 洪迈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容斋四笔》卷一《三馆秘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619 页。

⑤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馆职名存》,第 206 页。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六《秘书省·绍兴五年》,第 3485 页上栏。并参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二,高宗绍兴五年八月甲辰条,第 1766 页。

⑦ 洪迈:《容斋五笔》卷二《西汉以来加官》,第 824 页。

⑧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一《官制杂压·官品令》,杨一凡、田涛主编,戴建国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册,第 20 页。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三,绍兴四年二月甲申:“直龙图阁、知临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阁待制”,第 1396 页;卷五八,甲申:“直秘阁范寅敷知岳州”,第 1175 页,丙戌:“显谟阁直学士、知兴元府王似”,第 1176 页;《宋史》卷三七二《王纶传》:“(绍兴)二十九年,(同知枢密院事王纶)力丐外,除资政殿学士、知福州”,第 11536 页;《宋史》卷三七一《汤思退传》:“(绍兴)二十五年,由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学士”,第 11529 页。

⑩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墓志铭·显谟阁待制至仕赠宣奉大夫陈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 3 页。

⑪ 祖慧:《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文史》第 44 期,第 194、195 页。

员(职事官和差遣)“积岁月可至”,及相应的升迁资序,具有表示一定地位的功能。南宋阶官化已经成熟,官员资历与不同等级贴职除授,已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

如右文殿修撰(集贤殿修撰改名)、秘阁修撰——未满任之权侍郎、左右史、侍御史、卿监资格者及给谏罢任者带之。修撰为庶官贴职之高等,如“起居郎(左史)、兼权中书舍人楼炤充秘阁修撰、知温州”①。

直秘阁等诸直阁,为尚书省诸郎官、殿中侍御史、诸寺卿监等京官补外之带职。直秘阁为贴职之初等,贴职之起点。凡京官外任,如除职,即授直秘阁。《朝野类要》称:“京官直秘阁”。②《文献通考》谓:“中兴后,直阁为庶官仕藩阃、监司者贴职,各随高下而等差之。”③如光禄卿张宗诲直秘阁、知庐州④,“尚书都官员外郎杨倓直秘阁、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⑤。

综上所述,宋代馆阁馆作为虚职功能之贴职,由盛转衰,在南宋数十种殿阁阁职包围下,仍顽强地保留下直秘阁、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三等,火种不灭,其作用甚大、影响深远。

On the Double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Vener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Focus on the the official appointment and nominal supernumerary appointment in the Three Institutes and the Imperial Archives

Gong Yan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Institute for the Veneration of Literature (崇文院) was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was made up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Glorification of Literature (昭文馆), th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史馆), the Academy of Scholarly Worthies (集贤院) and the Imperial Archives (秘阁), and was generally called the Three Institutes and the Imperial Archives(三馆秘阁). They re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preserved Confucian classics, official history books, writings by Pre-Qin scholars, collected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 ancient books and paintings, and writing of the Song Dynasty. It established many official positions to collate those material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ancient documents,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he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Academies and Institutes (馆阁官) was a shortcut to promotion in the officialdom and could be achieved by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limited number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Academies and Institutes resulted in an honorary title called the nominally appointed (职名) which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nominal appointment-commission system(官-职-差遣)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official appointment(馆职) and nominal supernumerary appointment(贴职) of the officers in the Academies and Institutes, and also illustrates the functions and influences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Veneration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Institute for the Veneration of Literature(崇文馆), the Three Institutes and the Imperial Archives(三馆秘阁), official appointment and nominal supernumerary appointment(官职贴职), dual functions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祖慧:《南宋文官贴职制度研究》,《文史》第 44 期,第 194、195 页;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甲辰,第 2115 页。

②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二《称谓类·贴职》,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5、46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总阁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95 页上栏。

④ 《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附宗诲》,第 9160 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癸酉,第 2115 页。